

## 鋤犁拓邦誼

### ：臺灣農耕隊在上伏塔的國民外交\*

王文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

---

\* 本文撰寫期間，受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陶文隆、副秘書長李佰淳協助，而得以與前農耕隊長劉志遠、李正宗先生見面訪談，特表謝意。另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意見，使本文得更臻完美，特致謝忱。

## 摘要

當前的全球化的時代中，外交工作並非僅是由外交官居間做外交折衝工作而已，實廣含許多不同層面的交往與接觸。本文所討論的，是在1960年代裡，在「外交下鄉，農業出洋」的號召之下，由臺灣的水利單位、農業單位甚至是一般農民共同組織的農耕隊，前往上伏塔進行土地墾殖、農業推廣的故事。他們與當地百姓在同一個空間、同一個環境，一同努力開墾，毋需光鮮華麗的西裝，沒有舒適優渥的環境，少有宴會的歌舞昇平，但與當地百姓「搏感情」的辦法，卻遠比官式外交來得長久與永恆，使他們被譽為是「草根大使」。當上伏塔因政治考慮於1973年10月轉換承認之後，該地民眾仍持續與農耕隊員書信往來，甚至仔細地保衛、延續著臺灣農耕隊曾在當地的涓滴努力，不僅保留了移植自臺灣農會的基本組織，也大致保存著基礎的水利設施，雖說隨著時間的磨累，該地的土地及水利情況大不如前，但兩國人民的牽繫仍舊持續著。1994年2月，布吉納法索（上伏塔於1984年改名）恢復與中華民國政府間的邦誼，臺灣來的考察團重回當年墾殖的區域勘查，當地民眾自發地熱情歡迎，更顯見國民間的友情，未隨著政治的遷變而淡忘，更為我國國民外交的顯例。

關鍵字：先鋒案、農技援助、上伏塔、布吉納法索、姑河、國民外交。

## 壹、前言

1994年2月2日，中華民國政府與非洲的布吉納法索共和國（Republic of Burkina Faso）復交，重拾中斷了20年的邦誼。<sup>1</sup>隨著復交腳步重回布吉納法索的，除了屬於外交體系的外事官員之外，最重要的要屬協助當地發展農耕技術、推廣農耕技巧以及提供醫療服務的技術團隊成員了。依循往例，技術合作實施之前須先加以考察，釐清現場實況。復交後由臺灣派往布吉納法索的考察團成員有五人，分別是農技專家謝順景、高雄農改場副場長鄧耀宗、駐幾內亞比索農技團團長劉春雄、非洲司科長陶文隆、郭文欽。<sup>2</sup>他們此行的目的雖是協助布吉納法索尋找新墾區，但也撥空重回前輩協助當地開墾的姑河墾區看看。當地居民聽聞臺灣的技術團隊重回墾區，自主組織迎接隊伍夾道歡迎，不僅拿出20多年前姑河墾區的地圖，還能叫出當年在此服務的幾個農耕隊隊員的名字，間或還夾雜著中文問候：「你好嗎？」。<sup>3</sup>

對非技術合作實際上是政治考量下的特殊產物，曾任外交部次長的楊西崑也曾在書函中明白表示，農耕隊為駐非各館之重要政治武器。<sup>4</sup>自1961年起，中華民國政府為爭取非洲國家的友誼，在美國的支持下，由美援項下撥附部分款項，以「先鋒案」（Program Vanguard）為代稱，由外交部、經濟部、農復會、省農林廳等相關機構組織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簡稱：中非會）專司其職，招募農技人員、技師及農民組織農耕隊，前往亟需技術援助的非洲國家，以臺灣卓越的農業技術，協助當地農民種植稻米及其他作物。此舉不僅能使當地居民免卻饑荒的威脅、協助當地的經濟發展，也能以此爭取與國，穩固中華民國政府在國

1 布吉納法索原名上伏塔（En：Upper-Volta, Fr：Haute Volta），1960年8月自法屬西非獨立，1984年改為今名。本文為回復當初的歷史場景，如事件發生於1984之前，便以上伏塔為名，發生於1984年之後，便改以布吉納法索為名，該國所用貨幣為西非法郎（CFA）。

2 歐素瑛，《臺灣國際合作的推手：謝順景》（臺北：國史館，2006年），頁121 - 122。

3 陳玉珮（等），《臺灣心，世界情：愛在他鄉的八個動人篇章》（臺北：新自然主義，2002年），頁77 - 79。

4 「楊西崑致徐懋禧函」（1969年10月30日），〈駐上伏塔大使館館務〉，《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10.19/0001。

際間的地位，尤其能為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拉票，可謂一舉數得。<sup>5</sup>姑河墾區就是先鋒案底下，頗具示範及宣傳功能的一項重大計畫。遺憾的是，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之後，她的努力終究難敵國際情勢的現實與算計。許多曾經接受中華民國政府援助的國家，不得不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簡稱：中國）建交，中斷與中華民國政府之間的官方關係，而自臺灣派駐當地的技術團隊也就隨著外交關係的中止而撤退返國。

外交指的雖是兩國間的交往，但實有各種不同的層次。就官方層次來說，指的是兩國政府間的互動往來，舉凡官員互訪、洽簽條約、外債貸款等都屬此類。就一般民間層次來說，指的大抵是「國民外交」。「國民外交」一詞，在清末已經出現，然而當時的概念所指的是一國之輿論、通過國會參與的外交活動，所談是民意對於外交的參與。<sup>6</sup>幾經概念的轉換，當前的「國民外交」指的多半是國際間的非官式活動，其活動內容有助於兩國之溝通與了解，進而能增進雙邊關係，敦睦邦誼。因此其範圍相當廣泛，不僅包括旅客間的往來互動，且包括觀光旅居、跨國會議、體育競技、藝術文化交流等等，幾乎納括了非官方往來之外的種種。<sup>7</sup>自發前來迎接臺灣技術人員的布吉納法索農民，以及拿著當年測繪的設計圖前來相見的忠實農人，甚至夾雜於言談間熟悉的中文問候，都顯見臺灣農耕隊員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透過與普通平民百姓間直接接觸所搭起的友誼，未嘗因為邦誼的中止而斬斷，這可說是兩國間國民外交的展現與昇華。由是，本文將著重於臺灣農耕隊在上伏塔協助墾殖的個案，圖以此為例觀察透過農技為渠道的民眾交流，所達致的兩國情誼及其影響。

5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 - 1974年）》。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年。

6 周斌，〈清末民初「國民外交」一詞的形成及其涵意述論〉，《安徽史學》2008：5，頁22 - 32。

7 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會時期的國民外交〉，收於：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45 - 246。

## 貳、上伏塔開墾計畫的緣起

中華民國政府雖於1961年12月便與上伏塔建立外交關係，但上伏塔並未名列中華民國政府派遣技術團隊的第一批國家。爾後注意到上伏塔，主要是因為1963年年底以來的政治因素所致。自1963年年底起，中國有計畫地爭取法國及非洲國家，不僅透過法國前總理富爾（Edgar Faure, 1908 - 1988年）的渠道與法國談妥建交，也透過周恩來於1963年年底起走訪非洲國家，許諾提供大量援助、修建基礎建設的方式，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認同。這兩個幾乎同時發生的事件，衝擊了中華民國政府在非洲的邦誼，也使得獨立自前法屬殖民地的新興國家動搖，茅利塔尼亞、剛果（布市）、中非共和國、塞內加爾、達荷美等國陸續與中華民國斷交，除了塞內加爾之外，都改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sup>8</sup>基於政治考慮，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力圖減低中國在非洲大展拳腳的影響，派出名義上為訪問團或是經濟考察團等官式團體訪問非洲，一年之內訪問國次達30國（次），僅次於1960年為謀與非洲國家建交的45國（次）。<sup>9</sup>中華民國政府無法負荷大舉興修土木及提供高額援款的模式爭取邦誼，她在非洲所能夠憑藉的，僅有農技援助一項。因此，擴大對非洲的農技援助乃是蘊含政治因素的經濟作為。

中華民國政府擴大對非農技援助的內容，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利用大量技術人員進駐的方式，協助該國分區域開墾，以點搭成面，擴大對該國的影響。這一類以象牙海岸為代表，合作模式是與該國的「稻米十年推廣計畫」密切配合，協助訓練當地的農業幹部，訓練結束後轉往象國的糧食公司任職，協助農業推廣工作。1965年年初，象國政府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派遣160名技術人員前往該國，分散於23個分隊裡，協助象國全國的稻米生產。這使得中華民國在象牙海岸進駐的農耕隊人數

8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 - 1974年）〉，頁99 - 106；福田円，〈中仏国交正常化（1964年）と「一つの中国」原則の形成〉，《國際政治》163（2011年1月），頁139 - 153；許文堂，〈建交與斷交：1964年臺北、巴黎、北京的角力〉，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臺北：國史館，2008年），頁159 - 200。

9 《外交部週報》686期（1964年6月15日），第一版。

遠遠超過其他各隊。<sup>10</sup>除了象國之外，臺灣農耕隊在加彭、獅子山、甘比亞等國也有類似的推廣工作。

另一種是大面積的開墾，集中全力於一地，專司拓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伏塔。<sup>11</sup>中華民國政府與上伏塔間的農技合作，就是在對法斷交的大背景之下啟動的。經濟部長楊繼曾於訪問非洲，順途經過上伏塔時，於1964年5月25日與上伏塔經濟部長洽簽經濟合作協定，為期2年，作為兩國合作開墾的條約基礎。<sup>12</sup>一開始，中非會僅派出一支為數10人的小型農耕隊前往當地示範農耕。<sup>13</sup>最初選定的地點是波碧（Boulbi），主要是因為該地有一座1959年便建好的水庫，且距離首都瓦加多古（Ouagabougou）僅14公里，交通便利，初期除了試種水稻之外，還嘗試種植西瓜等蔬果。其中，以西瓜的種植成果最佳，乃於收成時，權充禮物饋贈上伏塔政要及各國駐上伏塔使節，一回分送約莫百顆。<sup>14</sup>波碧開墾區域雖小，但它的優點於交通便利且離京城較近，易於吸引上伏

10 「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第96次會議記錄」（1965年4月9日），〈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記錄〉，《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微卷號：221，頁1241；「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第104次會議記錄」（1965年7月16日），〈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記錄〉，《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微卷號：221，頁1448。

11 另外，在達荷美也有類似的開墾工作，名為蘇河計畫。詳見：王文隆，〈台海兩岸政府在達荷美的外交競逐（1964 - 1966年）〉，《國史館館刊》21（2009年9月），頁184 - 186。

12 「芮正舉報部電第214號」（1964年5月20日），〈中伏農技合作協定〉，《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以下簡稱：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0001；「駐上伏塔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上（54）正字第151號」（1964年5月27日），〈中伏農技合作協定〉，《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0001；「中華民國與上伏塔共和國間技術合作協定」（1964年5月25日），收於：外交部（編），《中外條約輯編（1962 - 1964年）》（臺北：外交部，1965年），頁339 - 342。

13 「外交部致駐上伏塔芮代辦第144號電」（1964年2月4日），〈中伏農技合作協定〉，《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0001。

14 「外交部致駐上伏塔芮代辦第170號電」（1964年3月7日），〈中伏農技合作協定〉，《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0001；「上伏塔農耕示範隊第54年4月份工作報告」（1965年4月），〈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及聯合國專家考察〉，《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5/0001；「中華民國駐上伏塔共和國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上正（54）字第146號」（1965年7月17日），〈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及聯合國專家考察〉，《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5/0001。

塔政要、百姓及駐節此地的使領就近參觀，能有政治宣傳效果。<sup>15</sup>經過實驗階段，農耕隊便開始著手開墾工作，這回選派的隊長為汪楷民。他於1965年3月12日抵達上伏塔服務，初時嘗試異常辛苦，不僅必須應付砂質土壤的困難，且需對抗攝氏40度酷暑下焚風吹拂及水分蒸發迅速的問題，雖以一天澆水數次的方式處置，且大量施予肥料和農藥，但效果有限，僅能闢出五分地的稻田來，換算單位面積約每公頃六噸，成績堪稱不錯。<sup>16</sup>雖說此一成果乃大量用水、勞力密集以及施肥除蟲才能獲得的成果，但對當地居民來說，倒是頗為驚奇，目為奇蹟，不僅該國官員參觀者眾，也成為尼日總統狄歐里（Hamani Diori, 1916 - 1989年）於1965年9月訪問上伏塔時的參訪地點，成了活看板。第一期的墾殖仍較具實驗性質，水利技師於同年10月抵達之後，方比照臺灣方式，開闢阡陌，整地開發，建立水路，設計農路，重行規劃，方得於1966年年底，完成80公頃稻田的開墾工作，同時完成示範、訓練及推廣的三階段任務。<sup>17</sup>



圖1 中華民國駐上伏塔農耕隊隊本部（1968年左右，劉志遠先生提供）

經過第一年的試種，駐上伏塔農耕隊評估該地種植效果尚佳，然為使水源充足，擴大耕植、推廣範圍，俾利增加影響，乃在外交部的同意下，配合上伏塔當局在全國開闢水庫的計畫，由外交部出面與上伏塔當

- 
- 15 「中華民國駐上伏塔共和國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上正（54）字第153號」（1965年7月17日），〈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及聯合國專家考察〉，《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5/0001；「考察上伏塔共和國農業水利發展計畫簡報」（1966年6月10日），〈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及聯合國專家考察〉，《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5/0001。
- 16 臺灣農耕隊的作法，實際上也飽受批評，最主要的批判在於當地住民無法複製這樣的耕作辦法，甚至臺灣農耕隊大量澆水與超量施肥也並不自然。詳見：劉曉鵬，〈回顧1960年代中華民國農技外交〉，《問題與研究》44：2（2005年3月），頁134 - 135。
- 17 「駐上伏塔農耕隊綜合報告（1964年4月至1966年12月止）」，〈中伏（上伏塔）農技合作協定〉，《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0001。

局簽署一份開發波碧水庫的協定，計畫利用該水庫供應約100公頃的水稻所需，由中華民國政府透過駐當地農耕隊，提供前來從事開墾的當地民眾第一年所需的種子、肥料、農藥及生活補助費。<sup>18</sup>就在波碧地區的開拓仍舊持續進行的時候，基於兩年為期的技術合作協定業已到期，雙方乃於1966年6月簽署了擴大技術合作協定，投入250萬美元資金，不僅繼續維持波碧地區的墾殖，且將拓墾目標一舉增至1,500公頃。<sup>19</sup>經中非會派水利局總工程師劉文燁親訪之後，選擇鹿達（Louda）及姑河（Kou-Bobo-Dioulaso）兩個墾區進行拓墾，分別計畫開墾300及1,200公頃。<sup>20</sup>

### 參、移植臺灣農村經驗的墾殖

臺灣農耕隊除了協助開墾土地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教導當地民眾能永續經營，以免開墾土地荒蕪浪費，所設想的辦法是以臺灣農耕隊員所熟悉的農會模式，組建類似合作社的農會系統。波碧墾區初期排定300餘名農民進駐墾殖，參與整地工作，並由駐上伏塔農耕隊派員義務指導當地農民組建農會，協助當地農民



圖2 中華民國駐上伏塔農耕隊波碧墾區（1968年左右，劉志遠先生提供）

18 「中華民國與上伏塔共和國間關於波碧平原開發技術合作協定」（1965年8月3日），收於：外交部（編），《中外條約輯編（1965 - 1972年）》（臺北：外交部，1973年），頁894 - 897。

19 「中華民國與上伏塔共和國間擴大技術合作協定」（1966年6月14日），收於：外交部（編），《中外條約輯編（1965 - 1972年）》，頁897 - 902；「中伏技術合作概況」（1966年8月），〈中伏（上伏塔）擴大農耕技術合作協定〉，《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0002。

20 「駐上伏塔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上正（55）字第43號：為呈報我農業水利考察團訪伏經過情形由」（1966年3月16日），〈中伏（上伏塔）擴大農耕技術合作協定〉，《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0002。

有組織地處理包括組織倉儲、貸肥、碾米等相關工作。<sup>21</sup>1967年2月25日，波碧農會成立，以認股方式招募276戶本地農民，共認購562股，每股金額200西非法郎，共得112,400西非法郎，寄存上伏塔國家開發銀行，以備將來由會員借支，最高貸款額度為所繳股金的十倍。這是臺灣第一次將農會模式移植到非洲的嘗試，運作初期由農耕隊隊員模擬臺灣農會模式，教授該地農民會員運作方法，並逐漸移撥本地農民管理。<sup>22</sup>為確保當地農民能切實習得農耕隊所使用的技術，農耕隊員特於1967年6月將相關技能翻譯成法文，編造《水稻作業備忘錄》一冊，交付上伏塔開發局運用，內容頗為詳盡，包括：品類、育苗、本田整地、插秧、灌溉、施肥、中耕除草、病蟲鳥害防治、收穫等等，所依據的都是在地實作經驗的積累。<sup>23</sup>

波碧墾區原訂開墾2年後便移交上伏塔當局，但因上伏塔尚未準備好，結訓的技術人員不夠，因此請求展期2年移交。<sup>24</sup>之所以會爆發如此情形的主因，實在於波碧的開墾方式偏向完全移植臺灣的辦法，因此所使用的大多數為臺灣常見的農機具、臺灣常用的農藥與肥料。鹿達的作法也與此相類，這在墾地範圍較小，農耕隊能以充足物資輔助時，運作上較無問題，但也較須長時間的訓練才能讓當地人接手。眼見為憑，1966年9月中旬，上伏塔總統拉米薩（Sangoule Lamizana, 1916 - 2005年）訪見波碧水庫，親見水壩完工，興奮地在場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以及「中伏兩國合作萬歲！」。<sup>25</sup>次年7月，更因上伏塔與中華民國政府間簽署了新的技術合作協定，而贈勳蔣中正總統。<sup>26</sup>1969年8月及1970年6月，農耕隊便分別移交波碧與鹿達兩墾區予上伏塔政府管

21 「芮正皋報部電第477號」（1966年4月28日），〈駐上伏塔農耕隊政策〉，《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61/0015。

22 「上伏塔波碧（Boulbi）農會考察報告」（1967年8月4日），〈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00039187A。

23 「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書面報告」（1967年6月16日），〈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記錄〉，《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微卷：222，頁1084。

24 「關於我同意辦理上伏塔政府請求接管波碧農場事，電覆遵照辦理具報由」（1967年3月9日），〈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記錄〉，《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微卷號：221，頁2275 - 2276。

25 《外交部週報》804期（1966年9月20日），第一版。

26 《外交部週報》846期（1967年7月11日），第一版。

理。<sup>27</sup>波碧與鹿達的成功，使上伏塔當局對中華民國政府所提供的援助產生信心，願意合作啟動範圍更大的姑河墾殖計畫。

姑河（Kou River）是一條穿越布吉納法索第二大城卜卜市（Bobo-Dioulasso）北部山陵的一條河流，是黑伏塔河

（Black-Volta River）上游河川之一，終年水流堪稱穩定，惜未善加利用，致使該區域在1960年代中期仍然充斥著灌木與成群的猴子，幾乎是原始狀態。<sup>28</sup>別說是要種植稻米餵養生靈，連種植一般作物都有點困難。鹿達與波碧墾區的開闢仰仗大量資本，雖說能有成效，但對當地政府與百姓來說卻成了難以跨越的技術與資金鴻溝。因此，透過1967年規劃隊實地前往姑河勘查之後，便決定修改農耕隊在波碧與鹿達的作法，盡可能地利用當地人能取得的簡單器械，避免機械墾殖，一則能減低成本，一則能減少日後移交後當地農民接手的困難。<sup>29</sup>姑河墾區地近卜卜市連通馬利的國際道路，交通便利，往來商旅也頗多，若開墾成功，則當地墾民所獲也能就近在道路兩旁販售，增益收入。



圖3 中華民國駐上伏塔農耕隊波碧墾區（1968年左右，劉志遠先生提供）



圖4 姑河墾區溝渠墾挖情形（1969年左右，劉志遠先生提供）

27 「中華民國政府與上伏塔共和國政府關於波碧灌溉地區管理移交議定書」（1969年8月12日），收於：外交部（編），《中外條約輯編（1965-1972年）》，頁904-905；「上伏塔共和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關於鹿達灌溉地區管理移交議定書」（1970年6月4日），收於：外交部（編），《中外條約輯編（1965-1972年）》，頁906-915。

28 蔡文婷，〈無情荒地有情天——國際農漁技術合作〉，《光華雜誌》1997：7，頁80-85。

29 〈姑河墾區農民勤於耕作獲得豐收，鹿達、波碧兩墾區使用機械操作，收益瞠乎其後〉，《海外技術合作簡訊》96（1973年1月），頁5；戴子莊，〈泛論非洲友邦農業水利之開發前途：兼介上伏塔姑河開發計畫〉，《臺灣水利》17：1（1969年3月），頁70。

另一個促成姑河計畫成功的關鍵，是臺灣優異的水利工程協助下，修建渠首與導水路的工程。渠首為一座在河床上的臥箕型（Ogee Type）混凝土攔河堰，上有便橋，左設引道，上有水閘門控制河水進入導水路，引道末端設有排沙閘洩除淤沙，另有石堤與土提以防洪水。導水路採填挖平衡式，中間設有涵洞與涵閘，增設小水路引水灌溉。<sup>30</sup>姑河計畫不用大量的工業機具，反而是仰賴移墾的方式聘僱移民與鄰近居民，透過農耕隊所發的鏟、鍬、鋤等簡單工具興修。<sup>31</sup>這主要是經濟上的考慮，一方面是因為大規模墾殖所需機械太貴，無力購置，一方面是當地勞工實際上相對便宜，且頗為勤奮，一個工人一天的薪資折合美元甚至不到五毛。<sup>32</sup>就經濟效益上來說，這不僅能提供工作機會，讓當地百姓能藉此收入養家活口，也能引發勞工注意，吸引移民投入。<sup>33</sup>直到開墾後期，才自美國進口了一台Caterpillar D7H的推土機，專門用來剷平土地、挖除大石、翻土鬆壤等工作。<sup>3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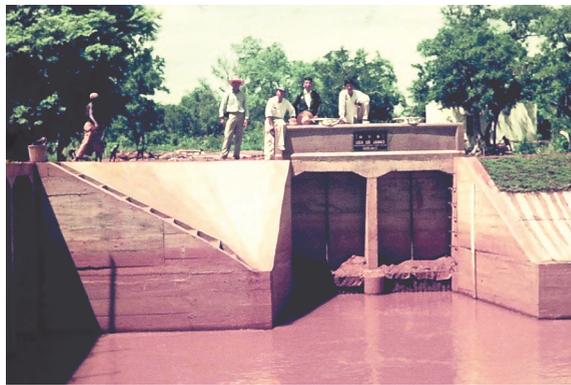


圖5 姑河渠渠首（1970年，劉志遠先生提供）

因此，整個墾殖幾乎都是仰仗人力完成的。

既是不特倚重機械的墾荒，人力需求龐大，便在農耕隊隊長的指揮下，以農耕隊人員為幹部分組，依規劃地圖為藍本，劃定責任區，分區同時開墾。每個農耕隊員所帶領之各組工人約莫500 - 600人，每40 - 50人便另設一小組，挑選識字且機敏的當地人為小組長，使得整個開墾的人力配置呈現一個金字塔型。<sup>35</sup>農耕隊員以口授與親身示範的

30 戴子莊，〈泛論非洲友邦農業水利之開發前途：兼介上伏塔姑河開發計畫〉，《臺灣水利》17：1（1969年3月），頁72。

31 〈協助非洲「綠色革命」濟世精神永垂不朽〉，《經濟日報》，1978年4月5日，第十六版。

32 前駐布吉納法索農技團團長李正宗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30日。

33 馬聯芳，〈上伏塔姑河墾區開發經過〉，《傳記文學》25：6（1974年12月），頁57。

34 前駐布吉納法索農技團團長李正宗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30日。

35 前駐上伏塔農耕隊隊長劉志遠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5月1日。

方式，一步一步教導小組長開墾的技巧，舉凡填挖、製夯、泥水、釘模板、綁鋼筋等，無一不教，甚而教導建築四方形的現代住居，再由小隊長帶領本地工人施作完成。曾於農耕隊隊長劉志遠之下擔任水利技師的李正宗先生便提到，在姑河墾區開墾初期，他所屬的一個小組長學習認真，不僅帶好其組員完成工作，且以阿拉伯文將相關知識寫下，在習得了這些技能之後，離開墾區出外創業，於上伏塔與尼日邊界附近的土地開發農場，種植瓜果，其所產瓜果運銷國內之外，還跨過邊界銷往尼日，成了該國成功的企業家。他賺了錢，改善了家計，也能帶著全家前往麥加朝聖，圓滿作為伊斯蘭教徒的夙願。往後，只要聽聞李先生造訪上伏塔，定會不遠千里往見。<sup>36</sup>



圖6 中華民國駐上伏塔農耕隊姑河墾區（1969年左右，劉志遠先生提供）

開墾田土之後必須移民入墾，挑選移民的工作乃由上伏塔農業部負責。雖說上伏塔國民以伊斯蘭教教徒的數目最多，約佔其國民的半數，但該國並未規定伊斯蘭教為國教，故仍為一個多信仰、多種族國家。移墾方面以公平為原則，依照抽籤的方式，吸引各種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上伏塔國民移居。上伏塔農業部所訂移墾的條件有四點：（1）必須是農家，家庭應有四口以上的勞動人口；（2）必須入住墾區，不得僱人代耕；（3）必須遵守管理，接受領導。每戶授田一公頃，其中0.1公頃土地得以建屋，建屋貸款3萬西非法郎（CFA.1≡NTD.6），由各季收入扣回。此外，關於農具、種籽、肥料及農藥等必需品，則由比照波碧農會辦法成立的姑河農會購墊。<sup>37</sup>由於姑河計畫的規模龐大，上伏塔當局也以此計畫為藍本，尋求包括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AO）、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內的國際組織協助，

36 前駐布吉納法索農技團團長李正宗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30日。

37 馬聯芳，〈上伏塔姑河墾區開發經過〉，《傳記文學》25：6，頁57 - 58。

在收成前提撥充足的準備金與糧食供應農民所需，另向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申請補助墾區農舍，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協助設置農校，向西德要求建立醫療中心，因而也使得姑河計畫更有成功的機會。<sup>38</sup>這不僅是開墾土地，而是大規模的造鎮，因此也設置學校、衛生所，且添設警局、市場、郵局與碾米廠，使其成為生活機能完善的區域。<sup>39</sup>另為兼顧當地移民的宗教信仰，也增設天主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的教堂，作為信仰的中心。<sup>40</sup>

墾民挑選完畢之後，交撥臺灣農耕隊員訓練，由農耕隊員親自指導、示範各種農業技能，包括選種、插秧、施肥、撒藥、收割、脫穀、屯糧等耕植技巧，俾能使其自立。<sup>41</sup>臺灣也送來輕型的農機器具、抽水引水機器供當地農民使用，因此農耕隊員也教導當地居民使用農機具、維修農機具的技能。<sup>42</sup>或許也就是這般與當地民眾直接接觸所造就的信任感，來自各地方的墾戶若遇到衝突時，在當地擔負分配與管理工作的農耕隊員就成了能居間協調的中介。曾經擔任駐上伏塔農耕隊長侯新智便曾提到，駐姑河工作期間，除了要指導當地居民農耕技術外，還得充當里長，舉凡家庭糾紛、婚喪喜慶、生老病死，當地居民都會來請教他。<sup>43</sup>甚至連指揮大家一起蓋房子的事情也少不了他，農耕隊員可說是當地民眾所倚賴的重要人物。<sup>44</sup>

上伏塔國民並非沒有種植稻米的經驗，然而當地居民因為不知引

38 「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第243次會議記錄」（1970年5月22日），〈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記錄〉，《外交部檔案》，微卷：224，頁537 - 538；戴子莊，〈泛論非洲友邦農業水利之開發前途：兼介上伏塔姑河開發計畫〉，《臺灣水利》17：1（1969年3月），頁70。

39 「駐上伏塔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上（60）字第301號：為呈報民國60年農業技術合作考察團訪伏經過」（1971年8月25日），〈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00039189A；「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第126次會議紀錄」（1966年4月1日），〈中伏（上伏塔）擴大農耕技術合作協定〉，《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0002；「中伏技術合作波碧計畫平面圖」（1966年9月），〈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及聯合國專家考察〉，《外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案號：231.35/0001。

40 〈開發中的姑河墾區〉，《海外技術合作簡訊》94（1972年11月），頁20 - 24。

41 前駐布吉納法索農技團團長李正宗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30日。

42 前駐上伏塔農耕隊隊長劉志遠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5月1日。

43 〈臺灣農技團耕耘西非成果 付梓〉，《立報》，2003年11月11日。

44 〈西非墾荒入畫台灣人媲美上帝〉，《聯合報》，2003年11月11日，B6版。

水，所種為依賴在雨季由雨水澆灌、淹漫的陸稻，耕植所用的是看天田，雖說是與天對賭，但成本極低，最大的缺點是產量不穩定，若是降雨未估算準確，將一無所獲。相對來說，水稻雖然成本較高，但產出相對穩定，除非遭受嚴重的病蟲害，否則差異不會太大。<sup>45</sup>在炙熱的上伏塔姑河墾區種植須水灌溉的水稻，尤其是姑河在乾季以灌溉的方式供水種稻，對當地人來說算是新鮮事情，不僅上了當地新聞，而且成為全國聯播的題材。<sup>46</sup>一片能穩定產出稻米的地區，為上伏塔官民所矚目的一個焦點。

以臺灣農耕隊在1960年代末期所協助墾殖的三個墾區相較，姑河農民的產量較高，一畝平均一公頃能產稻米6公噸，每戶純收益達430美元，1973年時，每戶每年純收益達1,100美元，鹿達僅平均5公噸，波碧僅4.5公噸。<sup>47</sup>很明顯地，姑河墾區的農民收益較佳，因此在第一次收割之後，便



圖7 工人水渠中施工。來源：《水利畫刊》3：10（1970年4月）

獲餘款，成為「富農」。這是因為姑河農戶的所得為上伏塔全國平均所得的2.8倍使然，因而使得農戶的動產與不動產都快速增加。機車由18台增至53台，腳踏車增加50台，收音機增加36台，耕牛增加20頭，犁增加10台，臥房增加150間，生活頓時改善。<sup>48</sup>因為收益豐厚，申請移墾的農民數量增多，1970年2月首期移民100戶，第二期增至212戶，第三期預定移墾250戶，但聞風前來登記抽籤者超過2,000戶，可見其踴

45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李佰淳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25日。

46 〈姑河墾區首期拓墾之一百公頃水稻再獲豐收〉，《中非技術合作簡訊》78（1971年7月），頁11。

47 「徐懋禧報部電第958號」（1970年11月18日），〈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00039187A；「中華民國外交部新聞稿第388號」（1973年6月9日），〈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00039189A。

48 〈赴非農業技術合作考察團在非洲〉，《中非技術合作簡訊》80（1971年9月），頁8-9。

躍。<sup>49</sup>

上伏塔姑河墾區各期農民收益表（成本不計）<sup>50</sup>

期別	稻穀總產量 (公斤)	每公頃平均產量 (公斤)	出售單價 (CFA)	總收益 (CFA)	每戶平均收益 (CFA)
1970年第2期	681,262	6,812	24	16,350,288	163,503
1971年第1期	687,480	6,612	24	16,499,520	164,995
1971年第2期	2,161,979	6,842	23	49,725,572	157,366
1972年第1期	2,243,764	6,938	23	51,606,572	159,574
平均		6,858	23.24		159,361

世界銀行總裁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 1916 - 2009年）於1972年參觀姑河計畫時表示：（1）在非洲發展水稻計畫中以姑河為最成功、最有價值之計畫，飲水灌溉有效，經濟效益提高，移民成功且管理得當；（2）世界銀行將優先考慮上伏塔所提出的灌溉水稻計畫，並要求由臺灣農耕隊協助辦理。<sup>51</sup>

姑河墾區的成功，不僅讓中華民國農耕隊的名聲響亮，也使得上伏塔總統拉米薩相當有面子。他曾說，當他訪問法國時，凡與他談到姑河計畫的許多官員、朋友、記者們都向他祝賀，稱許姑河墾區是上伏塔接受外援最成功的例子。<sup>52</sup>來自臺灣的農耕隊在深受信賴的情況下，也準備著手墾殖另一個名為邦蘇的區域，也計畫探勘其他地區。<sup>53</sup>然而，國際政治的變化，衝擊了兩國間的外交關係，也影響了雙邊的農技合作。

49 「上伏塔農耕隊工作簡報」（1971年8月），〈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00039189A。

50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 - 1974年）》，頁150。

51 「最近一月來我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情況報告」（1972年3月28日），〈我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資料〉，《李國鼎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宗號：a00，冊號：237，文號：6，頁3 - 6。

52 外交部非洲司、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效》（臺北：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1976年），頁373。

53 〈變荒地為良田：侯新智談我農耕隊在伏國成就〉，《中央日報》，1973年8月27日，第三版。



圖8 姑河墾區空照圖（1972年左右），出處：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編），《國合會帶您探索歷史的榮耀：臺灣對外技術援助45週年慶紀念專刊》（臺北：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2005年），頁19。

#### 肆、與上伏塔斷交後的發展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案，由中國繼承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中的地位與席次，迫使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宣佈退出聯合國。<sup>54</sup>國際社會是現實的。這一退出，中華民國政府迅速失去其國際地位，不僅頓失許多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席次，許多國家也中斷與中華民國政府間的外交關係，轉與中國建交。至1975年時，中華民國政府僅剩下25個邦交國。這一波衝擊，影響所及廣泛，也重擊了中華民國政府曾經深深耕耘的非洲。

中華民國政府一直以上伏塔為西非拓展農技援助的示範區，姑河計畫更是其中的模範，依照原訂計畫，姑河的墾殖計畫應該在1974年才會全面結束。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間地位的滑落，中國乘勢拓展其外交空間。1972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爆發嚴重乾旱，致使糧食生產不足，中國乘此機會，不僅透過國際紅十字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大捐食糧，拉攏包括上伏塔在內的西非乾旱國家，也承諾高額金援，且願意協助基礎建設，發起「銀彈外

54 〈二七五八（二十六）·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1971年10月25日），收於聯合國網頁：<http://www.un.org/chinese/ga/ares2758.html>（2012年3月10日）

交」。<sup>55</sup>1972年9月，上伏塔便在這樣的氣氛下，無視仍與中華民國政府間保有國交，與中國簽署了一份〈經濟技術合作協定〉。隔年9月，又在中國許諾將賡續完成臺灣農耕隊尚未完成的姑河計畫，且承諾將修建Tombao鐵路的情況下，上伏塔同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sup>56</sup>這迫使中華民國政府於1973年10月28日，宣佈中止與上伏塔間的邦誼，農耕隊也不得不放下進入尾聲的姑河計畫，撤退回臺。<sup>57</sup>

中國的技術人員入駐之後，為求表現，擅自更改原本的設計，更動最大且最顯著的莫過於渠道。原本，臺灣農耕隊對姑河水利的設計，採取臺灣的輪灌作法，而不以法國所用的慢灌淹沒田土的辦法，所建水渠與臺灣相同，是倒梯形，能應付重力，且較耐用。<sup>58</sup>在臺灣水利技師的指揮下，以彎曲渠道的方式，減緩水流，雖流速較慢，但不致於使土石沖刷淤積渠道。不過中國的技師則改行截彎取直的辦法，增快水流流速，因而也增加了渠道淤積的風險，致使目前姑河墾區的水渠無法灌輸當初開墾時的全部區域，僅餘850公頃左右的可耕面積，約只剩下當初開墾區域的2/3。<sup>59</sup>有一段時間，荷蘭的技術人員也曾進駐姑河墾區，目前雖無法確知荷蘭的技術人員做了怎樣的修改，不過能確定的是，當初臺灣農耕隊為了幫助當地農民而運去的碾米廠，被荷蘭技術人員給拆了，還將機械大卸八塊，致使當地居民難以碾米，影響生產。<sup>60</sup>

55 「密：關於「中」援非洲六國事」（1973年7月14日），〈1973年各國救濟非洲乾旱〉，《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目錄號：172-3，檔案號：0493，頁6-8。

56 「共匪對非洲各國經濟援助記事表」，〈共匪援助非洲國家之實況研究〉，《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目錄號：172-3，檔案號：0089，頁111-112。

57 外交部，《外交部聲明及公報彙編（中華民國62年7月至63年6月）》（臺北：外交部，1974年），頁20-21。

58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李佰淳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25日。

59 “Le COREK ou la bouée de sauvetage de la vallée du Kou,” Burkina24, 23 mars, 2012. <http://burkina24.com/news/2012/03/le-corek-ou-la-bouee-de-sauvetage-de-la-vallee-du-kou/>（2012年5月3日）；前駐布吉納法索農技團團長李正宗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30日。

60 前駐布吉納法索農技團團長李正宗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30日。

中國在強奪中華民國農耕隊成果上毫無遮掩，這表現在兩個地方，一個是試圖抹去臺灣農耕隊在當地遺留的痕跡，一是透過宣傳的方式搶功。關於前者，最重要的例子是中國技術團試圖拔除姑河渠渠首水門上，由農耕隊自臺灣訂購，上面寫著「姑河



圖9 姑河渠渠首照片（劉志遠先生提供）

渠」三個字的石碑，但因當地民眾群起反對，方使該事不了了之。<sup>61</sup>關於後者，主要是來自於《人民日報》的報導。《人民日報》在1983年9月中旬登載一篇名為〈上沃爾特的「稻香區」〉的報導，文中僅提到這是中國在1973年與上伏塔建交後，協助興建的成果，不僅片面地說是中國專家建議當地民眾大規模開墾，也宣稱兩年內便完成了所有墾殖工作，包括建成了11座水壩、鋪設水利工程與開墾了千畝良田，認定墾民所有的進步與豐收僅與中國技術人員有關，忽略臺灣所派之農耕隊的涓滴努力。<sup>62</sup>依據該報導，中國在姑河開墾的效率可稱是全球最快，然若更進一步地細看該則報導所引用的數據，便能發現一絲端倪。該報導稱，姑河農民在中國專家的指導下，每公頃能收穫4.5公噸的稻米，實際上該產量相較臺灣農耕隊進駐時期，每公頃平均收成6公噸的稻米來看，姑河的整體產出是持續下滑的，意即中國農技上的效果或許不若臺灣方面的成績。究其所以，或許是臺灣農技團不僅教導當地農民耕種辦法、組織方式，也將臺灣慣用的農藥及肥料帶往施用，因此效果較佳。文革時期派外的中國農技人員自成一圈，與當地人民間的互動不若臺灣農耕隊為佳，使得當地民眾僅能依循以往自臺灣農耕隊處習得的技巧繼續耕作，但因失去農藥及肥料的協助，當地農民限於經濟上的困窘，所用肥料與農藥僅約臺灣農民所用的1/3，甚至純以人畜排泄物施肥，自然影響了產量，其經濟效益，甚至快低於專植陸稻的看天田。<sup>63</sup>隨著姑

61 前駐布吉納法索農技團團長李正宗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30日。

62 〈上沃爾特的「稻香區」〉，《人民日報》，1983年9月15日，第六版。

63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李佰淳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25日。

河墾區水路的淤積與地力的枯竭，現在姑河墾區僅有約六成的土地可供耕植，經濟效益大減。<sup>64</sup>在上伏塔曾經有著臺灣農耕隊足跡的三個墾區，在1980年代末期，僅剩下姑河墾區的運作大致維持原貌，惟產量維持在每公頃4 - 4.5公噸間，並未增加。

國際政治上的變化，帶來了新的局面。1989年天安門事變爆發，中國以重兵鎮壓學生以及民眾的畫面，透過新聞媒體迅速地傳遍世界，雖壓制住了國內的反對聲浪，但卻也使他遭到國際輿論的撻伐，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相對地，這段時間正是臺灣邁向民主化的關鍵年代，不僅國內解嚴，報禁與黨禁的開放更使臺灣一改國際間的形象，再度成為相應於共產中國的對照，也因經濟表現亮眼，而深受國際間的重視。洽逢國際冷戰格局因蘇聯瓦解而崩潰，許多曾經受到蘇聯經援的非洲親共與共黨國家頓失所依，而中國又自顧不暇，加以貝南（Benin）所召開的國是會議，打開了非洲國家反思未來走向之先，這些國家乃逐漸修改其政策，即便部份國家仍以社會主義為包裝，但實際上也逐漸向民主化以及自由化的方向前去。在這個大背景下，包括布吉納法索等國透過政要及所屬網絡主動與臺灣方面接觸，甚至盼望恢復與中華民國政府間的外交關係，這使得中華民國政府在此前後，在非洲的邦交國數一度回升至11國。<sup>65</sup>

布吉納法索力圖恢復與中華民國政府間的外交關係，確實有其經濟因素，但恢復或是開發新的屯墾區並非其主要考慮，最重要的問題其實是1994年2月西非法郎的大幅貶值所引發的經濟失衡，才是布吉納法索轉換承認的主要原因。事前獲悉貨幣即將貶值的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Blaise Compaoré, 1951 - ），迅速決定轉換承認，重行與中華民國政府建交，這就促成了謝順景、陶文隆等5人組織的第一批前鋒考察團成行，進而造訪已經成為縣城，人口達到5萬人的姑河墾區，受到當地民眾的夾道歡迎。<sup>66</sup>但臺灣的農耕隊並未進駐姑河墾區，反而是接下了布

64 “Le COREK ou la bouée de sauvetage de la vallée du Kou,” Burkina24, 23 mars, 2012. <http://burkina24.com/news/2012/03/le-corek-ou-la-bouee-de-sauvetage-de-la-vallee-du-kou/>（2012年5月3日）。

65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陶文隆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5月4日。

66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陶文隆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5月4日。

吉納法索盼望增產稻米的任務，進而利用法國所建的巴格雷水庫，派員複製姑河墾區的經驗，墾殖巴格雷（Bagré）墾區，於西非重造阡陌片片的水田，直到今天，仍是頗受關注的墾殖地區。



Désherbage manuel de parcelles de riz

Entretien mécanique de parcelles de riz

圖10 Direction Provinciale de L'agriculture et de L'hydraulique du Houet : <http://dpah-houet.org/PerimetreVK.htm> (2012年5月3日)

## 伍、結語

臺灣在非洲的農技援助，在美國的資金挹注下才有實現的可能，雖說這在爭取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投票的政治目的之外，也兼為美國的廉價勞工，滿足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中國」代表的自我沈醉。<sup>67</sup>但因人與人的實際接觸，使其影響不僅只於爭取與國，尚且深及民間。當農耕隊因政治因素不得不撤離後，當地居民仍透過通信的方式與農耕隊員聯繫，信裡不僅提及思念，也談到該地受惠於栽種稻米，逐漸成為一個繁榮的縣城，因而該地農民有以農耕隊隊長英文名字為孩子命名以為紀念者。<sup>68</sup>這樣的情誼，遠遠超過了僅由官方外交維持的關係。這一群在1960年代裡遠赴上伏塔，與當地百姓同在一個空間、同一個環境，一

67 劉曉鵬，〈農技援助之外：小中國對非洲的大想像〉，《臺灣史研究》19：1（2012年3月），頁165 - 167。

68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編），《西非荒漠上的台灣奇蹟》（臺北：格林文化，2005年），頁76 - 79。

同努力開墾的農耕隊員，毋需光鮮華麗的西裝，沒有舒適優渥的環境，少有宴會的歌舞昇平，但與當地百姓「搏感情」的辦法，卻遠比官式外交來得長久與永恆，使他們被譽為是「草根大使」。

本文無意歌頌臺灣農耕隊全是好的、完美的的形象，實際上，臺灣農耕隊在當地活動也不無招致批評的地方。但顯見的是，農耕隊帶來的不僅是農業技術，還與當地結成了深厚的友誼。因此當1994年中華民國政府重與布吉納法索建交重返姑河時，不僅從當年農耕隊的司機手中接到了泛黃的墾區設計圖，也與當年常到田埂間玩耍的小女孩重逢，多年的努力在當地發芽，並緩慢地發生影響，姑河墾區成了顯著的國民外交範例。<sup>69</sup>臺灣人在布吉納法索的故事，不僅在當地影響深遠，在臺灣也曾於2004年由名導演王小棣執導，前往布吉納法索實地拍攝，製作成公視連續劇「45°C天空下main dans la main」，在黃金時段播出。<sup>70</sup>

2002年，法國第二電視台在黃金時段以兩分多鐘的紀錄片，片中播出臺灣農技團在布吉納法索工作的情況，推崇該團的作法為永續經營的典範。其中訪問到一個在地的布吉納法索農民，他說道：「上帝不在這裡，是臺灣人在這裡幫助我們。」（Dieu n'est pas ici, ce sont les Taiwanais qui sont la.）<sup>71</sup>這句話，或許就是臺灣與上伏塔間國民外交的最佳註腳。

69 《西非荒漠上的台灣奇蹟》，頁80 - 82。

70 〈國內首部中布法跨國性合作的公視文學大戲「45°C天空下main dans la main」昨日開鏡〉（2004年12月17日），公共電視：<http://web.pts.org.tw/php/newsletter/view.php?NAENO=1&NEENO=1011&SEARCH=&LISTALL=1>（2012年1月21日查找）。

71 〈看見西非荒漠上的台灣奇蹟〉，《外交部通訊》25：3（2004年5月），頁12。

## 參考書目

### 一、檔案

(一) 《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駐上伏塔大使館館務〉，檔案號：210.19/0001。

〈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及聯合國專家考察〉，檔案號：  
231.35/0001。

〈駐上伏塔農耕隊政策〉，檔案號：231.61/0015。

〈中伏農技合作協定〉，檔案號：231.3/0001。

〈中伏（上伏塔）農技合作協定〉，檔案號：231.3/0001。

〈中伏（上伏塔）擴大農耕技術合作協定〉，檔案號：231.3/0002。

(二) 《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

〈1973年各國救濟非洲乾旱〉，目錄號：172 - 3，檔案號：0493。

〈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記錄〉，微卷號：221 - 224。

〈共匪援助非洲國家之實況研究〉，目錄號：172 - 3，檔案號：0089

〈駐上伏塔農耕隊工作報告〉，典藏號：020000039187A -  
020000039189A。

(三) 《李國鼎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我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資料〉，宗號：a00，冊號：237，文號：6。

### 二、公文書、專書、專集、文集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  
（1960 - 1974年）》。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年。

外交部（編），《中外條約輯編（1962 - 1964年）》。臺北：外交部，1965年。

外交部，《外交部聲明及公報彙編（中華民國62年7月至63年6月）》。臺北：外交部，1974年。

外交部非洲司、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效》。臺北：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1976年。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編），《西非荒漠上的臺灣奇蹟》。臺北：格林文化，2005年。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編），《國合會帶您探索歷史的榮耀：臺灣對外技術援助45週年慶紀念專刊》。臺北：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2005年。

陳玉珮（等），《臺灣心，世界情：愛在他鄉的八個動人篇章》。臺北：新自然主義，2002年。

歐素瑛，《臺灣國際合作的推手：謝順景》。臺北：國史館，2006年。

### 三、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王文隆，〈台海兩岸政府在達荷美的外交競逐（1964 - 1966年）〉，《國史館館刊》21（2009年9月），頁151 - 190。

周斌，〈清末民初「國民外交」一詞的形成及其涵意述論〉，《安徽史學》2008年：5，頁22 - 32。

許文堂，〈建交與斷交：1964年臺北、巴黎、北京的角力〉，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臺北：國史館，2008年），頁159 - 200。

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會時期的國民外交〉，收於：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45 - 272。

福田円，〈中仏国交正常化（1964年）と「一つの中国」原則の形成〉，《國際政治》163（2011年1月），頁139 - 153。

劉曉鵬，〈回顧1960年代中華民國農技外交〉，《問題與研究》44：2（2005年3月），頁131 - 145。

劉曉鵬，〈農技援助之外：小中國對非洲的大想像〉，《臺灣史研究》19：1（2012年3月），頁141 - 171。

戴子莊，〈泛論非洲友邦農業水利之開發前途：兼介上伏塔姑河開發計畫〉，《臺灣水利》17：1（1969年3月），頁67-74。

#### 四、訪問、訪談紀錄、口述歷史

前駐上伏塔農耕隊隊長劉志遠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5月1日。

前駐布吉納法索農技團團長李正宗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30日。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陶文隆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5月4日。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李佰淳口述，王文隆訪談，2012年4月25日。

#### 五、報紙、雜誌、網頁資料

〈二七五八（二十六）·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1971年10月25日），收於聯合國網頁：<http://www.un.org/chinese/ga/ares2758.html>。

〈國內首部中布法跨國性合作的公視文學大戲「45°天空下main dans la main」昨日開鏡〉（2004年12月17日），公共電視：<http://web.pts.org.tw/php/newsletter/view.php?NAENO=1&NEENO=1011&SEARCH=&LISTALL=1>。

《人民日報》，1983年9月15日。

《中央日報》，1973年8月27日。

《外交部通訊》25：3（2004年5月）。

《立報》，2003年11月11日。

《經濟日報》，1978年4月5日。

《聯合報》，2003年11月11日。

Le COREK ou la bouée de sauvetage de la vallée du Kou,"Burkina24, 23 mars, 2012. <http://burkina24.com/news/2012/03/le-corek-ou-la-bouee-de-sauvetage-de-la-vallee-du-kou/>。

- 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編），《中非技術合作簡訊》78（1971年7月）、《中非技術合作簡訊》80（1971年9月）。
- 外交部（編），《外交部週報》686期（1964年6月15日）、804期（1966年9月20日）、846期（1967年7月11日）。
- 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編），《海外技術合作簡訊》94（1972年11月）、《海外技術合作簡訊》96（1973年1月）。
- 馬聯芳，〈上伏塔姑河墾區開發經過〉，《傳記文學》25：6（1974年12月），頁56 - 59。
- 蔡文婷，〈無情荒地有情天——國際農漁技術合作〉，《光華雜誌》1997年：7，頁80 - 85。

## Love within Uncultivated Land : The Citizen Diplomacy with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ese and Burkinabé

Wenlung Wang

Nowadays, in the globalized period, the definition of diplomacy is not only limited in the network of diplomats, but also includes the connection of peoples wit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is article tried to tell a story of citizen diplomacy around the agricultural missions, under the slogan "Diplomacy in the wild land, Agriculture in the overseas", sent from Taiwan to Upper Volta in the late of 1960s for agricultural assistances. The members of the missions lived in the same area, worked in the same situation, and cultivated in the same places with Burkinabe. These "Ambassadors of Grassroots" without beautiful suits, suitable livings, or joyful parties worked in the rural places and made close friendships with Burkinabe. In 1973, the mission from Taiwan withdraw from Upper Volta because of Upper Volta made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RC, but the structures and farmer's associations which Taiwanese though Burkinabe are still lasting. In 1994, the year the ROC made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Burkina Faso again, the Taiwan's investigate missions visited the reclamation areas governed by the agricultural missions in the late of 1960s, they found that the farmers got together to welcome them spontaneously. So, this is a good case and story of citizen diplomacy of the ROC.

Key Words : Program Vanguard,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Upper Volta, Burkina Faso, Kou River, Citizen Diplomacy